



Reading

风雨读书声

陈朝华 崔向红 主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风雨读书声 Reading

陈朝华 崔向红 主编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花城出版社

序

以做新闻的激情热待 每一本好书

陈朝华

这是《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书评精粹的结晶，其所评对象是近三年来在文学艺术、思想学术、历史及科普等多个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优秀图书。同时，这也是《南方都市报》创刊11年来读书版相关文章第一次结集出版。

近10年来，《南方都市报》的文化副刊一直在颠覆和突破传统副刊小情小调、无病呻吟的快餐消闲生态，以清新脱俗的文风、启蒙心志的品趣、体察现实的情怀、追踪思潮的敏锐，构建并呈现出有自我格局、有自己灵魂的都市副刊新模块。而读书版，无疑是审视南方都市报副刊的文化个性与价值取舍最开阔最活跃的标本。它的独立姿态与评判深度、它的专业操守与表达高度，是缔造《南方都市报》文化影响力和公信力最锐利也最沉实的符号谱系。

10年来，我们屏蔽人情应奉、警惕平庸迎合，超脱于图书出版业之外，谙熟于书痴书迷者三昧，轻畅销，重奇趣，藐时尚，倡经典，以做新闻的激情热待每一本好书，并且广觅有责任感的名家与独立书评人，或借题发挥、针砭时弊，或丝丝入扣、雅达性情，经年累

月，不喧不嚣，目力所及，不偏不倚，为读者筛选好书，为好书延揽知音，在阅读越来越边缘化、隐私化的浮躁与断裂中，致力营建可供精神审美交流赏鉴的心灵公园，让爱书人因蜜寻花，把知识界文化人的最新成果推向公共阅读的鸣奏。《阅读周刊》虽然只是一份区域大众媒体中小小一板块，却能雄占中国最有影响力书评媒介之前列，赢得广泛的信任与尊敬。这其中，既有与《南方都市报》“拒绝平庸、追求卓越”办报理念相契合的文化气度在坚守底线有关，更与有一批懂书爱书、视野扩达、体察精微的“书虫”以专业精神在悉心呵护版面有关。

《南方都市报》的读书编辑，从谢有顺肇始，及张超、王来雨、李霞、戴新伟、雷剑峤诸君，无不是嗜书如命、博览广识的“书虫”，但他们能超越个人旨趣，激活公共意蕴，选题谋篇，精到深邃，赶潮拾贝，慧眼如炬，举凡历史、人文、时政，或者科普、宗教、艺术，只要符合推荐标准，都诚恳地一一收入囊中。因此，我们的版面深刻而丰富，独立且开放，成为观察出版趋势、反馈阅读流变的权威依据。这是“专业人做专业事”的必然结果。我勉强也算半个读书人，常常从他们的版面上获得心仪快意的阅读指引、购书资讯，即使是一时读不到该书，但从那些隽永温厚、宛如独立文化随笔的书评文章中也可管中窥豹，于散金碎玉中曲径通幽，也其妙无比。相信我们的读者，都会感同身受。而这本书评选集更是最直接的一次佐证。

读书是启蒙自我、完善心智的最好途径。古云读书可以“穷万物之理，养浩然之气”，福楼拜更是严肃地说“阅读是为了活着”，但读书一定要读适合自己的好书，否则开卷就不一定有益。这样的道理无需我置喙，记不得是谁说过，“淘到一本好书，有如占领了整个世界”，我们不遗余力向众多读者推荐一本本好书，让爱书人不断刷新自己的精神世界，不亦快哉。

言不及义，权当序了。

目 录 CONTENTS

第一辑 漆黑的顶峰

多丽丝·莱辛,女性写作和政治人生 / 康 慨	003
向地而生的力量 / 姜贵珍	012
阳光下读怀特快事一桩 / 孙仲旭	018
沉默派大师 / 曾 园	024
我是最漆黑的顶峰 / 凌 越	028
从现在一直到伟大 / 凌 越	033
伊斯坦堡,呼愁的国度 / 尘 翎	039
疗愈系阅读 / 刘梓洁	042
精致的纽约,仅仅是纽约 / 林野王	045
又走了一个,唯一的一个 / 费长房	049
孩子共和国的艺术家们 / 王文佳	055

第二辑 今晚的尖叫

巴黎何以为巴黎 / 严 飞	067
摇滚何止成金 / 张晓舟	072

记住你今晚的尖叫！ / 戚 庆	081
塔可夫斯基的另一种时光 / 周成林	084
最后一个手执摄影机的说书人 / 徐 词	090
我看到了！ / 西 闪	093
让阿尔莫多瓦致敬的碧娜·鲍许 / 吴兴文	097
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兰登书屋 / 李 湃	101
游走在中国的过去与现在之间 / 黎 泰	105
解读北京街道的纹理 / 彭砺青	109
中国村落：老百姓创造的文化遗产 / 陈志华	113

第三辑 历史的迷雾

外国人写的中国史教材 / 仇鹿鸣	123
中国人的房内发生了什么事 / 成 刚	127
言说自由之路，实以鲜血铺就 / 蔡朝阳	132
猴子看象 / 独 眼	136
一代宗师郭廷以 / 张建军	139
民国初年的宪政尝试 / 陈夏红	143
放宽抗战史的界限 / 维 舟	147
黄仁宇的“第一桶金” / 苏小和	151
可以谈论“老大哥”了 / 梁 捷	157
由西向东看香港 / 陆晓敏	163
老港正传 / 沈展云	169
《明报》王国的秘密 / 傅国涌	175
在西班牙历史迷雾中穿行 / 刘炜茗	180

以理性解读疯狂 / 范 昀	186
风暴过后,只剩虚空 / 万家星	191

第四辑 独立的言说

余英时:知识人的出路 / 柴子文	199
靠什么走出中世纪 / 朴 之	205
胡政之的才情与风骨 / 贾晓慧	210
寻觅心中的红色传奇 / 李公明	217
文化胜于国家 / 杨小刚	222
以对话取代独白 / 彭砺青	225
吴敬琏的法治梦 / 笑 蜀	228
对中国民众死刑观念的启蒙 / 孙运梁	234
民主不仅是“有话好好说” / 王晓渔	238
穷人经济学家索托的忠告 / 苏小和	242
防止最坏,期待最好 / 梁 捷	249
农民工的梦想照进中国的现实 / 桥东里	256
不是革命,而是演化 / 李华芳	262
坐在第一排看中国 / 符 丽	268
地球在变暖,谁干的好事? / 黄永明	272

第一辑

漆黑的顶峰

多丽丝·莱辛， 女性写作和政治人生

康 慨



金色笔记

(英) 多丽丝·莱辛著

陈才宇 刘新民译

译林出版社

2000年8月

获知自己得到诺贝尔奖时，87岁的多丽丝·莱辛刚从医院看儿子回来。家门口围了一大堆记者，她一屁股坐到自家的台阶上，对这份至高荣誉的反应显得豪迈而爽朗，一如既往，丝毫不懂谦谦之道。

“我已经赢得了欧洲所有奖项，所有的牛逼大奖（every bloody one）。”她说，“我很高兴把它们全得了，一个也不落。”

她还顺手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今年10月22日，老太太就将迎来自己的88岁大寿，这使她一举成为有史以来最年长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此前这一纪录的保持者，乃德国作家特奥多尔·莫姆森，他1902年获奖时为85岁，转年便去世了。

当然，高寿与诺贝尔文学奖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更不意味着你只

要活得足够长久，就一定会得到无上荣光。但是对过去 107 年来，那些至死也未听到斯德哥尔摩喜讯的作家们来说，又何尝不会感叹活到最后也就笑到最后呢？

自 1950 年出道以来，多丽丝·莱辛女士已延续文学生涯长达 57 年，至今未觉笔沉手软，这一时间甚至比许多作家的“物理生命”还要长。尽管其间亦有起落，经历波峰浪谷，但她终归是 20 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也是读者面最广的英国作家之一，哪怕仅有 1962 年的一部《金色笔记》，便足以使她在文学史上立足。

黑非洲经历

1919 年 10 月 22 日，多丽丝·莱辛生于波斯的克尔曼沙赫（今伊朗的巴克塔兰），娘家姓泰勒，乃英国银行职员阿尔弗雷德·库克·泰勒和艾米丽·毛德·麦克维夫妇的头生女。1925 年，泰勒夫妇带着多丽丝和小她两岁的弟弟哈利远赴南罗德西亚（今津巴布韦），经营农场，但从未成功。

多丽丝的爸爸是个梦想家，种玉米赔钱后便一蹶不振，变得愤世嫉俗。她妈在家里飞扬跋扈，却照样于事无补，小多丽丝因此一心想逃离家庭。在 1994 年出版的自传首部《在我皮肤下》（Under My Skin）的开篇，她回忆了自己在农场度过的童年时光。尽管家里没人信天主教，但她还是进了索尔兹伯里（今哈拉雷）的一所天主教修女学校，不过 14 岁因眼疾辍学，从此再未回到课堂。按我们中国人的说法，未来的大作家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辈子只有初中文化——好在她有“我的大学”，通过博览群书，自学成材。

15 岁那年，少女多丽丝便离开破败的农场，进城务工，先给人家做小保姆，然后到索尔兹伯里，逮啥干啥，但以抄抄写写的文字活儿居多，从此养成写字习惯，偷偷写起小说。

1939年，多丽丝小姐嫁给了小科员弗兰克·查尔斯·魏斯德姆，很快生了一子一女：约翰和珍。这段婚姻仅持续了四年。1945年，多丽丝女士再嫁德裔犹太难民和马克思主义者戈特弗里德·莱辛，生子彼得。孰料第二场婚姻也不长久，莱辛夫妇于1949年离婚。戈特弗里德日后做了民主德国驻乌干达的大使。同年，多丽丝回到尚未从战争中复原的英国，从非洲陪伴她抵达伦敦的，只有满脑袋的文学梦想、小儿子，以及第二任前夫的德国姓氏。

1997年，在纽约接受《Salon》杂志采访的时候，她说，她在任何场合中都是个“异类”，早在罗德西亚便是如此，不仅因为她的两次婚姻，而且因为她是个“喜欢黑鬼的人（Kaffirlover）和赤色分子”，而在那个社会中，对黑人示好比当了“赤匪”还要坏上“一百万倍”。

1950年，莱辛女士出版了小说处女作《野草在歌唱》（The Grass Is Singing），以白人主妇与黑人男仆之间不可逾越的悲剧故事，写尽非洲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之恶。从此正式踏上文学之路，以专业女作家的身份，在英国文坛和伦敦这座大都市中立足。

这一年，她只有30岁出头，却已经有了非凡的经历：离过两次婚，生过三个孩子，脑袋里装满了非洲草原上的奇异故事。不仅如此，她还是一位精力旺盛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罗德西亚时，多丽丝便参加过马克思主义小组，回到英国，才算真正“找到了组织”——1952年，她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开过“8到10次”的支部会议，虽然于1956年那个多事之秋退了党，但此后长期保持着政治热情和左翼态度，不断出现在反帝反核的街头示威队伍中。莱辛的“西方进步作家”的身份，即从此被苏联和新中国的文学界认定，她的长篇小说开始在中国出版，早在1956年，《野草在歌唱》便被译成中文。从此，中国读者知道了两个莱辛，一是18世纪的德国戏剧

家和批评家莱辛（1729—1781），《拉奥孔》和《汉堡剧评》的作者；另一个是年轻的英国女作家，控诉着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施于非洲人民的罪恶。同样，因为她的共产党员身份和反种族主义活动，南罗德西亚和南非当局于1956年宣布她“不得入境”。

红色政治人生

她回忆当时的社会空气，冷战的气氛“深入一切”，那是一种“非常有毒”的，“非常像多疑妄想狂”的气氛，“它意味着每个人的反应都是极端的，要么拥护，要么反对。”

1997年，她对《Salon》解释自己的政治取向：“资本主义死了。它已经完结了。而未来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在短时间内，我们将拥有公义、平等，妇女、残疾人、黑人——一切人等的同工同酬。这种空谈令最聪慧的人所信，也让我产生兴趣。”

但她的政治幻灭感很快出现，并看到越来越多的失败和可怕的东西。这一思想轨迹与大多数左翼西方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并无不同。这就是那样一个时代：求索，迷茫，压抑，绝望。

她的作品不断涉及作为梦想和人生经历的共产主义。1962年，她出版了《金色笔记》（The Golden Notebook），这是莱辛最重要和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今日已被公认为战后女性主义文学的经典之作。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可以被视作莱辛这一时期充满冲突的思想写照，其中的“红色笔记”所记录的，正是她对“斯大林叔叔”从崇拜到幻灭的精神历程。

《金色笔记》的成功，奠定了莱辛此后的盛名。她逐渐被誉为当代的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或弗吉妮娅·伍尔芙。诺贝尔文学奖公布时，她的出版商、哈泼柯林斯集团的女老板简·弗里德曼正在德国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她对《纽约时报》说：“无论对女性，还是

对文学而言，多丽丝·莱辛都是我们所有人的母亲之一。”

1960年代早期，莱辛投身戏剧业，协助创办了平民艺术项目“42中心”（Centre 42），同时也开始戏剧创作。60年代后期，她深受伊德里斯·夏（Idries Shah）和苏菲主义和谐观念的影响，闭门不出，修身养性，有近20年时间不再抛头露面，专写科幻小说（她自己更喜欢用“太空小说”而非科幻小说称之），直到80年代中期，莱辛才重回公众视野，演讲，座谈，不断出国访问。其小说创作，也从外太空回到地球，重拾现实主义，偶尔还以化名简·萨默斯出书，故意掩藏身份，考验那些只认作家名气、不关心作品质量的出版商。

90年代，她开始缩减公开活动的次数，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写作，但仍于1993年5月访问了中国。

莱辛自称已把欧洲文学大奖包圆儿的说法，大概不算自吹自擂。她得到过毛姆奖（1954）、美第奇外国小说奖（1976）、奥地利国家奖（1981）、WH·史密斯奖（1986）、JT·布莱克传记奖（1995）、洛杉矶时报图书奖（1995）和阿斯图里亚斯王子奖（2001）等一大堆闪闪发光的奖章和证书，不过，却与本土的最高书奖——布克奖三次失之交臂：她先后于1971、1981和1985年三获提名，但均未胜出。

同时，她拒绝了英女王的封爵。

反讽的“自由女性”

在多丽丝·莱辛的文学世界里，有三大主要场景：非洲、英国，以及太空。她时而在非洲草原游荡，时而回到伦敦的公寓沉思，一会儿在银河系外谈人生，一会儿重归人间仰望星空。她的文学生涯漫长而多彩，几近60年不曾中断，文体和技巧上亦变化多端，且广泛涉及多种主题：女性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共产主义和世界革

命、精神分析，甚至神秘的苏菲教义，并且时而在创作之外，投入亲身研习，至忘我境，有时不免走火入魔，陷于狂乱境地。她十分勤奋而多产，迄今已出版了约五十本著作，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集、戏剧、诗歌、自传和随笔集。她的重要作品被翻译为多种外语，在世界许多国家出版，早已成为拥有世界性影响的大作家。

莱辛的早期作品多以非洲为背景，继处女作《野草的歌唱》之后，从1952年到1969年，她陆续出版了《暴力的孩子们》五部曲，描写主人公玛莎·奎斯特在政治与女性意识上的双重觉醒。在此期间出版的《金色笔记》（1962），则以深刻的自省和精妙的结构，成为真正的现代文学经典。

卡特（Ronald Carter）和麦克雷（John MacRae）在所著《英爱文学史》（Routledge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English Britain and Ireland）中认为，莱辛的《暴力的孩子们》系列，“或许是战后年轻女性自我探索小说中最丰富之作。”《金色笔记》则是“1960年代最获盛誉的作品之一”。

瑞典学院在回顾莱辛的创作道路时，特别向《金色笔记》致敬，称之为以20世纪的视角，揭示男女关系的少有的“一部先锋之作”。而相对于莱辛日后自称的那些“太空小说”，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则在《牛津英国文学伴侣》（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中写道，《金色笔记》是莱辛的“精神太空小说”。

小说的主人公是女作家安娜·伍尔夫，为了从混乱的状态中理出头绪，她记录了四本笔记，以黑、红、黄、蓝四种颜色区别，分别涉及她在非洲的生活，参与共产主义活动的政治经历，她为更好理解自己而虚构出的另一个自我，以及记载梦想、日常生活和男女关系的个人日记，最后整合为“金色”的第五本笔记，其中充满了文学女性

在面对创作瓶颈时的内心苦斗，亦关乎爱情、性解放、母爱和政治。小说也以这四本笔记的反复出现和交叠结构全书，展现出安娜的内心冲突、思想痛苦和多重人格。她自视为“自由女性”（解放了的、对男性更多责备，而不愿再容忍下去的新一代女性），以此作为每一部分的开篇和结尾，尽管从她的言行来看，所谓的“自由女性”不无反讽。

“许多人称颂《金色笔记》是莱辛的女性主义宣言……却低估了它对共产主义和弗洛伊德这对双生神祇的批评。”卡罗尔·辛普森·斯特恩（Carol Simpson Stern）在《当代小说家》（Contemporary Novelists）一书中写道。而莱辛本人也反对评论界给她戴上女性主义者的高帽子。事实上，她的女性主义立场是有很大保留的，甚至对作为一种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女性主义本身也充满了怀疑。小说结构上的复杂，映衬着现代女性在精神生活上的混沌状态，也验证着莱辛对女性主义运动把复杂问题弄得“过于简单化”的指责。

从玛莎·奎斯特到安娜·伍尔夫，莱辛笔下有多个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她们既非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令人心碎的牺牲品，亦非手刃恶汉、或到处吹嘘睡了多少个男人的激进的娘子军，而是有思想自觉，有政治行动，但也因此深处痛苦漩涡，在自由与不自由，解放与未解放之间徘徊的女性。这样的女性，尽管你在身边不容易发现，却又何尝不是从她们身上看透了社会，看到她们包容着时代呢？她们的困境，又何尝不是我们所有人——包括男性在内——的集体困境呢？

太空小说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莱辛风格突变，开始转向科幻小说创作——即她自称的“太空小说”（space fiction）。自1979年到1984年，莱辛连出四书，集于《南船座老人星档案》（Canopus in Argos: Ar-

chives) 的总题之下,写核战争之后的人类种属的发展。这一系列多少受了古代波斯索菲主义的影响——生于波斯似乎让她获得了某种自我暗示,她甚至遁入深闺,潜心修炼。但是评论界和读者对她这一阶段的作品并不太买账,他们更怀念那个扎根于现实、勇于挑战陈规旧习、才华横溢的新锐女作家。

1985年,莱辛从太空返回了地球,以一部《好恐怖分子》(The Good Terrorist)重归现实主义。1994年和1997年先后出版的自传《在我皮肤下》和《行于幽暗》(Walking in the Shade)“标志着她写作生涯的一个新的高峰”。瑞典学院在授奖词中说,“莱辛回溯的,不仅是她个人的生活,也是整个时代:英帝国的最后时日。”2001年出版的《最甜的梦》(The Sweetest Dream)尽管以虚构的形式出现,却应是上述两书的续篇,之所以写成小说,大概是为生者避讳吧。

莱辛的其他重要作品还有《黑暗之前的夏日》(The Summer Before the Dark, 1973),以及《第五个孩子》(The Fifth Child, 1988),后者写的是蛮暴巨婴“本”,从娘胎里到学校,毁坏家庭,危害社会,在传统的哥特式英国恐怖小说的外衣下,甚至带上了些魔幻色彩。

2007年夏天,莱辛新出小说《裂隙》(The Cleft),再度披上科幻外衣,借古罗马历史学家之口,讲原始社会初期没有男人的世界。那时的所有人类均为女性,以单性生殖成功繁育女婴,而男婴之所以出现,乃是畸形娃娃呱呱落了地。数代战斗之后,女性终于接纳男性,不仅从中发现性爱之美,亦退居二线,将领导权转授男人,在纯粹的动物式的性爱之外,两性也滋生出友谊与爱情,进而发现男女相互需要的意义所在。

真正的女性主义者无法容忍这样的“反动”作品,她们宁愿要斗争而不要和谐。莱辛反击说,《裂隙》根本无意做到“政治正确”。